

白話小說卷（下）

第五才子書施耐庵水滸傳

（清）金聖歎 著 陸林 輯校整理

# 金聖歎全集

肆

鳳凰出版傳媒集團 鳳凰出版社



白話小說卷（下）

第五才子書施耐庵水滸傳

（清）金聖歎 著 陸林 輯校整理

# 金聖歎全集



鳳凰出版傳媒集團 鳳凰出版社

# 第五才子書施耐庵水滸傳卷之三十九

## 聖歎外書

### 第三十四回 石將軍村店寄書 小李廣梁山射雁

此回篇節至多，如清風寨起行是一節，對影山遇呂方、郭盛是一節，酒店遇石勇是一節，宋江得家書是一節，宋江奔喪是一節，山泊關防嚴密是一節，宋江歸家是一節。

讀清風寨起行一節，要看他將車數、馬數、人數，通計一遍，分調一遍，分明是一段《史記》。

讀對影山鬥戟一節，要看他忽然變作極耀艷之文。蓋寫少年將軍，定當如此。

讀酒店遇石勇一節，要看他寫得石將軍如猛虎當路，直是撩撥不得。只是認得兩位豪傑，其顧盼雄毅便乃如此；何況身爲豪傑者，其于天下人當如何也！

讀宋江得家書一節，要看他寫石勇不便將家書出來，又不甚曉得家中事體，偏用筆捺住法，寫得宋江大喜。便又叙話飲酒，直待盡情盡致了，然後開出書來；却又不便

說書中之事，再寫一句「封皮逆封」，又寫一句無「平安」字，皆用極奇拗之筆。

讀宋江奔喪一節，要看他活畫出奔喪人來。至如麻鞋句、短棒句、馬句，則又分外妙筆也。

讀水泊一節，要看他設置雄麗，要看他號令精嚴，要看他謹守定規，要看他深謀遠慮，要看他盤詰詳審，要看他開誠布忠，要看他不昵所親之言，要看他不敢慢于遠方之人，皆作者極意之筆。

讀歸家一節，要看他忽然生一張社長作波，却恐疑其單薄，又反生一王社長陪之：可見行文要相形勢也。

當下秦明和黃信兩個到柵門外看時，望見兩路來的軍馬，却好都到：【眉批】此回篇節至多，須一一分別觀之。一路是宋江、花榮，一路是燕順、王矮虎，各帶一百五十餘人。黃信便叫寨兵放下吊橋，大開寨門，迎接兩路人馬都到鎮上。宋江早傳下號令：休要害一個百姓，休傷一個寨兵；叫先打入南寨，把劉高一家老小盡都殺了。王矮虎自先奪了那個婦人。可謂老婆心切。○極似寫王矮虎，却不知借此一句，收取潞婦上山，報仇正法也。小嘍囉盡把應有家私，金銀財物寶貨之資，都裝上車子；再有馬匹牛羊，盡數牽了。花榮自到家中，將應有的財物等項，裝載上車，搬取妻小、妹子。內有清風鎮上人數，都發還了。開心細筆。文所本無，事所必有。衆多好漢收拾已了，一行人馬離了清風鎮，都回到山寨裏來。

車輛人馬都到山寨，鄭天壽迎接向聚義廳上相會。黃信與衆好漢講禮罷，坐于花榮肩下。宋江叫把花榮老小安頓一所歇處，細。將劉高財物分賞與衆小嘍囉。細。王矮虎拿得那婦人，將去藏在自己房內。燕順便問道：「劉高的妻今在何處？」王矮虎答道：「今番須與小弟做個押寨夫人。」燕順道：「與却與你，且喚他出來，我有一句話說。」辭令能品。宋江便道：「我正要問他。」王矮虎便喚到廳前，那婆娘哭着告饒。宋江喝道：「你這潑婦！我好意救你下山，念你是個命官的恭人，你如何反將冤報？今日擒來，有何理說？」燕順跳起身來便道：「這等淫婦，問他則甚！」拔出腰刀，一刀揮爲兩段。職官淫婦，前後一樣殺法，亦此篇之章段也。○換燕順者，只恐仍出花榮，便有礙矮虎。不如用他自家人，得省手耳。王矮虎見砍了這婦人，心中大怒，奪過一把朴刀，便要與燕順交並，宋江等起身來勸住。宋江便道：「燕順殺了這婦人也是。兄弟，你看我這等一力救了他下山，教他夫妻團圓完聚，尚兀自轉過臉來，叫丈夫害我！賢弟，你留在身邊，久後有損無益。宋江日後別娶一個好的，教賢弟滿意。」燕順道：「兄弟便是這等尋思，不殺他，久後必被他害了。」王矮虎被衆人勸了，默默無言。燕順喝叫打掃過尸首血迹，且排筵席慶賀。

次日，花榮請宋江、黃信主婚，燕順、王矮虎、鄭天壽做媒執伐，把妹子嫁與秦明。一應禮物，都是花榮出備。王英方失夫人，秦明便得夫人。兩事偏要接連寫在一處，以爲激射。吃了三五日筵席。五七日後，小嘍囉探得事情，上山來報道：「青州慕容知府申將文書，去中書省奏說，反了花榮、秦明、黃信，要起大軍來征剿。」衆人聽罷，商量道：「此間小寨，不是久戀之地。倘或

大軍到來，四面圍住，如何迎敵？」宋江道：「小可有一計，不知中得諸位心否？」衆好漢都道：「願聞良策。」宋江道：「自這南方有個去處，地名喚做梁山泊，方圓八百餘里，中間宛子城、蓼兒洼。鬼天王聚集着三五千軍馬，把住着水泊。官兵捕盜，不敢正眼覷他。我等何不收拾起人馬，去那裏入夥？」一段大書宋江倡衆落草，以正其罪也。秦明道：「既然有這個去處，却是十分好。只是没人引進，他如何肯便納我們？」宋江大笑，却把這打劫生辰綱金銀一事，直說到「劉唐寄書，將金子謝我，因此上殺了閻婆惜，逃去在江湖上。」

秦明聽了大喜道：「恁地，兄長正是他那裏大恩人。事不宜遲，可以收拾起快去。」今日衆人既屬宋江倡率，前日晁蓋又屬宋江私放，以深表宋江爲賊之首、罪之魁也。只就當日商量定了，【眉批】此一節是清風山起行【二】。便打並起十數輛車子，通計車。把老小並金銀財物、衣服行李等件，都裝載車子上，共有三三百匹好馬。通計馬。小嘍囉們有不願去的，賚發他些銀兩，任從他下山去投別主；開筆，却少不得。有願去的，編入隊裏，就和秦明帶來的軍漢，通有三五百人。通計人。宋江教分作三起下山，妙。只做去收捕梁山泊的官軍。妙。○此一句，便引出後文山泊一篇來。山上都收拾得停當，裝上車子，放起火來，把山寨燒作光地。分爲三隊下山：宋江便與花榮引着四五十人，分人。三五十騎馬，分馬。簇擁着五七輛車子，分車。老小隊伍先行；第一隊。秦明、黃信引領八九十匹馬，分馬。和這應用車子，分車。作第二起；第二隊。後面第三隊字倒在

【一】 此條眉批，貫華堂本無，據葉瑤池本補。

上。便是燕順、王矮虎、鄭天壽三個，引着四五十匹馬，分馬。一二百人。分人。○第一隊，有人，有馬，有車，第二隊，有馬，有車，無人；第三隊，有馬，有人，無車。○通共只十輛車，三百匹馬，三五百人，看他寫得錯縱變化。離了清風山，取路投梁山泊來。于路中見了這許多軍馬，旗號上又明明寫着「收捕草寇官軍」，因此無人敢來阻當。在路行五七日，離得青州遠了。

且說宋江、花榮兩個騎馬在前頭，背後車輛載着老小，與後面人馬只隔着二十來里遠近。前面到一個去處，地名喚「對影山」，兩邊兩座高山，一般形勢，中間却是一條大闊驛路。兩個在馬上正行之間，只聽得前山裏鑼鳴鼓響。為是強賊？為是官軍？讀至下，却都不是，始信山名「對影」，都有為也。花榮便道：「前面必有強人！」把鎗帶住，取弓箭來整頓得端正，再插放飛魚袋內；一面叫騎馬的軍士，催隨後面兩起軍馬上來，好。且把車輛人馬扎住了。宋江和花榮兩個，引了二十餘騎軍馬，向前探路。

至前面半里多路，早見一簇人馬，約有一百餘人，盡是紅衣紅甲，擁着一個穿紅少年壯士，橫戟立馬，奇文奇格。在山坡前大叫道：「今日我和你比試，分個勝敗，見個輸贏！」【眉批】此一節是呂方、郭盛鬥戟。特表花榮神箭。只見對過山岡子背後，早擁出一隊人馬來，也有百十餘人，都是白衣白甲，也擁着一個穿白少年壯士，手中也使一枝方天畫戟。奇文奇格。○處處皆用散叙，此處忽然用兩扇一聯法，奇絕。這邊都是素白旗號，那壁都是絳紅旗號。又一聯。只見兩邊紅白旗搖，震地花腔鼓播。那兩個壯士更不打話，各人挺手中戟，縱坐下馬，兩個就中間大闊路上鬥到三十餘合，不分勝敗。花榮和宋江兩個在馬上看了喝采。看他前後兩番喝采，寓意深

隱，爲之一歎。花榮一步步趨馬向前看時，只見那兩個壯士門到深澗裏。這兩枝戟上，一枝是金錢豹子尾，一枝是金錢五色旛，又一聯。却攬做一團，上面絨繚結住了，那裏分拆得開？奇文。花榮在馬上看了，便把馬帶住，左手去飛魚袋內取弓，右手向走獸壺中拔箭，亦是一聯。○此一段文都作分外耀艷語。搭上箭，拽滿弓，覷着豹尾絨繚較親處，「廳」的一箭，恰好正把絨繚射斷。只見兩枝畫戟分開做兩下，奇文。那二百餘人一齊喝聲采。前言兩番喝采，寓意深隱者何也？蓋兩戟相交，不相上下，則兩戟之妙，可得而知也。兩戟之妙可得而知，然而宋江知、花榮知者，二百餘人不得知。二百餘人不得知，則止有宋江、花榮馬上喝采，而二百餘人瞠目不出一聲矣。蓋天下曲高寡和，才高無賞，往往如是，不足怪也。迨夫花榮一箭分開兩戟，而二百餘人齊聲喝采，夫二百餘人，即又豈知花榮之內正外直、左托右抱乎哉！眼見兩戟得箭而開，則喝采耳。嗚呼！天下以成功論英雄，又往往如是，亦不足怪也！

那兩個壯士便不鬥，寫兩戟互不相服，却寫一箭能服兩戟，可謂極表花榮矣。都縱馬跑來，直到宋江、花榮馬前，就馬上欠身聲喏，都道：「願求神箭將軍大名！」花榮在馬上答道：「我這個義兄，乃是鄆城縣押司、山東及時雨宋公明；說得響。我便是清風鎮知寨小李廣花榮。說得響。」○願求神箭大名，却反先說鄆城押司。豈以神箭重押司哉？得押司而神箭越重耳。那兩個壯士聽罷，扎住了戟，便下馬，推金山，倒玉柱，又一聯。○此六字，他書亦學用之矣，却不知在此處分外耀艷中，則映襯成色耳。他書前後不稱，亦復硬用入來，真是文章苦海也。都拜道：「聞名久矣！」宋江、花榮慌忙下馬，扶起那兩位壯士道：「且請問二位壯士高姓大名？」那個穿紅的說道：「小人姓呂，名方，祖貫潭州人氏。平昔愛學呂布爲人，因此習學這枝方天畫戟，人都喚小人造『小温侯』呂



日走這個壯士來，要奪呂方的山寨。和他各分一山，他又不肯。因此，每日下山廝殺。不想原來緣法注定，今日得遇尊顏。」宋江又問這穿白的壯士高姓，那人答道：「小人姓郭，名盛，祖貫西川嘉陵人氏。差販水銀貨賣，黃河裏遭風翻了船，回鄉不得。原在嘉陵學得本處兵馬張提轄的方天戟，向後使得精熟，人都稱小人做『賽仁貴』郭盛。又一個古人。兩異名又是一聯。○三個古人，一般絕技，文心妙絕。江湖上聽得說對影山有個使戟的占住了山頭，打家劫舍，因此一徑來比並戟法。連連戰了十數日，不分勝敗，不期今日得遇二公，天與之幸！」宋江把上件事都告訴了，便道：「既幸相遇，就與二位勸和如何？」兩個壯士大喜，都依允了。後隊人馬已都到齊，一個個都引着相見了。

呂方先請上山，殺牛宰馬筵會。次日，却是郭盛置酒設席筵宴。宋江就說他兩個撞籌入夥，轉隊上梁山泊去投奔晁蓋聚義。大書宋江偶衆。歡天喜地都依允了，此二少年上山，讀之真有芝蘭玉樹，生于庭階之樂。便將兩山人馬點起，收拾了財物。待要起身，宋江便道：「且住，非是如此去。一路文勢如龍赴海，至此忽用中途一變，遂令讀者不復知其鱗甲在何處。假如我這裏有三五百人馬投梁山泊去，他那裏亦有探細的人在四下裏探聽。倘或只道我們真是來收捕他，不是要處。等我和燕順先去報知了，後文手書，尚足相據，豈有今日宋江親在行間，而虞山泊之見怪者？只是要憑空生出枝節，令下文風雨忽變，不欲宋江引着一行人直至山寨，如僧家所謂『行道』者然也。你們隨後却來，還作三起而行。」花榮、秦明道：「兄長高見。正是如此計較，陸續進程。兄長先行半日，

我等催督人馬，隨後起身來。」

且不說對影山人馬陸續登程，只說宋江和燕順各騎了馬，帶領隨行十數人，先投梁山泊來。在路上行了兩日，當日行到晌午時分，正走之間，只見官道傍邊一個大酒店。宋江看了道：「孩兒們走得困乏，都叫買些酒，吃了過去。」當時宋江和燕順下了馬，入酒店裏來，叫孩兒們鬆了馬肚帶，看官記此一句。都入酒店裏來。【眉批】此一節是酒店遇石勇。宋江和燕順先入店裏來看時，只有三副大座頭，小座頭不多幾副。只見一副大座頭上，先有一個在那裏占了。宋江看那人時：裹一頂豬嘴頭巾，腦後兩個太原府金不換紐絲銅鑲；上穿一領皂袖衫，腰繫一條白搭膊，下面腿絀護膝，八搭麻鞋；看官記此一句。桌子邊倚着短棒，看官記此一句。橫頭上放着個衣包；看官記此一句。生得八尺來長，淡黃骨查臉，一雙鮮眼，沒根髭鬚。怪醜如畫。宋江便叫酒保過來說道：「我的伴當多，我兩個借你裏面坐一坐。你叫那個客人移換那副大座頭，與我伴當們坐地吃些酒。」酒保應道：「小人理會得。」

宋江與燕順裏面坐了，先叫酒保：「打酒來，大碗先與伴當，一人三碗；有肉便買來，先與他衆人吃，借宋江愛念衆人，爲酒保央求換座地；借酒保換座，爲那人厮鬧地；借那人厮鬧，爲得書地。看他敘事，何等曲折盡變，定不肯直寫一筆也。却來我這裏斟酒。」酒保又見伴當們都立滿在爐邊，如畫。○又貼一句，爲酒保必要換座地也。酒保却去看看着那個公人模樣的客人道：「有勞上下，央求換座，何至便到尋鬧？却先寫個酒保誤認他是「上下」。如此生情出筆，真稱妙絕。挪借這副大座頭，與裏面兩個官人的伴當坐一坐。」那漢嗔怪呼他做「上下」，便焦躁道：「也有個先來後到！甚

麼官人的伴當，要換座頭？老爺不換！」燕順聽了，對宋江道：「你看他無禮麼？」先放一句，下便有節次。宋江道：「由他便了，你也和他一般見識！」却把燕順按住了。只見那漢轉頭，看了宋江、燕順冷笑。寫大漢寫得異樣。方是時，彼固以宋江、燕順為即所云「腳底下」泥者也，其安得以僕從如雲，遂做豪傑之士耶？是「冷笑」二字之意。酒保又陪小心道：「上下，只管叫他「上下」。周全小人的買賣，換一換有何妨？」那漢大怒，拍着桌子道：「你這鳥男女，好不識人！欺負老爺獨自一個，明明怪其僕從如雲。要換座頭？便是趙官家，此亦腳底下泥。老爺也驚鳥不換！高則聲，大脖子拳不認得你！」你亦腳底下泥。酒保道：「小人又不曾說甚麼。」那漢喝道：「量你這厮敢說甚麼！」妙。

燕順聽了，那裏忍耐得住，便說道：「兀那漢子，你也鳥強！不換便罷，沒可得鳥嚇他！」那漢便跳起來，掉了短棒在手裏，便應道：「我自罵他，要你多管！老爺天下只讓得兩個人，其餘的都把來做腳底下的泥！」奇峰忽然當面矗起。燕順焦躁，便提起板凳，却待要打將去。宋江因見那人出語不俗，妙。橫身在裏面勸解：「且都不要鬧。我且請問你：你天下只讓得那兩個人？」那漢道：「我說與你，驚得你呆了！」猶言腳底下泥曾何足以知之。妙絕。宋江道：「願聞那兩個好漢大名。」那漢道：「一個是滄州橫海郡柴世宗的子孫」，喚做小旋風柴進，柴大官人。」兩個人中，須有賓主。今反先說賓在前者，便于跌成妙勢也。宋江暗暗地點頭，妙，如畫。

「一」「子孫」，貫華堂本、葉瑤池本作「孫子」，據王望如評本改。

○脚底下泥，乃復解此語乎？又問：「那一個是誰？」那漢道：「這一個又奢遮，偏又搖擺一句，不忍便說出來，使脚底下泥側耳。是鄆城縣押司、山東及時雨、呼保義宋公明！」此等名字，與脚底下泥言之，尚可惜耳。宋江看了燕順暗笑，妙，如畫。燕順早把板凳放下了。妙，如畫。「老爺只除了這兩個，此句接上文連說，宋江、燕順二句乃夾叙法耳。便是大宋皇帝也不怕他！」審所謂「其餘」也。宋江道：「你且住。我問你：你既說起這兩個人，我却都認得。脚底下泥，亦復難料。你在那裏與他兩個斷會？」那漢道：「你既認得，我不說謊。三年前在柴大官人莊上住了四個月有餘，只不曾見得宋公明。」文情虛實都妙。宋江道：「你便要認黑三郎麼？」那漢道：「我如今正要去尋他。」緊湊。宋江問道：「誰教你尋他？」那漢道：「他的親兄弟鐵扇子宋清，教我寄家書去尋他。」緊湊。【眉批】此一節是宋江得書。

宋江聽了大喜，四字妙絕，既已寄書，偏不明白，便頓出許多節次來。○「大喜」字，與一篇「痛哭」字，擊射成文。向前拖住道：「有緣千里來相會，無緣對面不相逢。只我便是黑三郎宋江。」那漢相了一面，便拜道：「天幸使令小弟得遇哥哥！爭些兒錯過，空去孔太公那裏走一遭！」宋江便把那漢拖入裏面，問道：「家中近日沒甚事？」看他問得對針，對得偏不對針，頓挫入妙。那漢道：「哥哥聽稟：小人姓石，名勇，原是大名府人氏。日常只靠放賭爲生，本鄉起小人一個異名，喚做「石將軍」。爲因賭博上一拳打死了個人，逃走在柴大官人莊上。多聽得往來江湖上人說哥哥大名，因此特去鄆城縣投奔哥哥，却又聽得說道爲事出外。因見四郎，聽得小人說起柴大官人來，却說哥哥在白虎山孔太公莊上。因小弟要拜識哥哥，四郎特寫這封家書與小

人，寄來孔太公莊上，「如尋見哥哥時，可叫兄長作急回來。」只如此，妙妙。宋江見說，心中疑惑，漸從「大喜」字變過來。便問道：「你到我莊上住了幾日，曾見我父親麼？」問得對針，妙妙。石勇道：「小人在彼只住得一夜便來了，不曾得見太公。」只是捺住，並不對針，妙妙。宋江把上梁山泊一節，都對石勇說了。反寫宋江說閑話，妙妙。石勇道：「小人自離了柴大官人莊上，江湖上只聞得哥哥大名，疏財仗義，濟困扶危。如今哥哥既去那裏入夥，是必攜帶。」宋江道：「這不必你說，何爭你一個人！」反寫宋江只管說閑話，妙妙。且來和燕順廝見。反寫宋江做閑事，妙妙。叫酒保且來這裏斟酒。三杯酒罷，反寫宋江把酒相勸，只管縱將開去，務令文情盡奇盡變，然後寫出石勇書來，妙妙。石勇便去包裹內取出家書，慌忙遞與宋江。

宋江接來看時，封皮逆封着一句。又沒「平安」二字，二句。○又添二句，使不突然。宋江心內越是疑惑，從「大喜」漸變過來。連忙扯開封皮，從頭讀至一半，省一半，念一半。只一家書，寫得有許多方法。後面寫道：「父親于今年正月初頭因病身故，兒今停喪在家，專等哥哥來家遷葬。千萬，千萬！切不可誤！弟清泣血奉書。」宋江讀罷，叫聲苦，不知高低，自把胸脯捶將起來，自罵道：「不孝逆子，做下非爲！老父身亡，不能盡人子之道，畜生何異！」自把頭去壁上磕撞，大哭起來。與前「大喜」照耀。燕順、石勇抱住，宋江哭得昏迷，半晌方纔甦醒。燕順、石勇兩個勸道：「哥哥，且省煩惱。」宋江便分付燕順道：「不是我寡情薄意，其實只有這個先父記挂，「只有這個」四字，是純孝之言。然「只有」二字，又妙在「只」字；「這個」二字，又妙在「這」字。中間便有「昊天罔極」、「父一而已」等意，勿以宋江而忽之也。○「先父」二字，遽然呼得妙，爲後文一笑。○武松呼「先

兄」，便終作先兄；宋江呼「先父」，未必真作先父；文情各有其妙。今已沒了，只是星夜趕歸去，教兄弟們自上山則個。」「肩批」此一節是宋江奔喪。燕順勸道：「哥哥，太公既已沒了，便到家時，也不得見了。天下無不死的父母，只改一字，遂成奇語，令人絕倒。且請寬心，引我們弟兄去了。是。○寫各人胸中各有其心，如畫。那時小弟却陪侍哥哥歸去奔喪，未爲晚了。自古道：「蛇無頭而不行。」若無仁兄去時，他那裏如何肯收留我們？」寫燕順留宋江，定少不得。不然，便上文都成浪筆矣。宋江道：「若等我送你們上山去時，誤了我多少日期，却是使不得。我只寫一封備細書札，都說在內，就帶了石勇一發入夥，等他們一處上山。我如今不知便罷，既是天教我知了，正是度日如年，燒眉之急。我馬也不要，從人也不帶，二語插放此處，作宋江自說最妙。若俗筆，便定寫在出門時，又其次者，竟且忘之也。一個連夜自趕回家。」燕順、石勇那裏留得住。

宋江問酒保借筆硯，討了一幅紙，一頭哭着，一面寫書，悉與前「大喜」照耀。再三叮嚀在上面。寫了，封皮不粘，四字畫出匆匆，真是妙筆。交與燕順收了。脫石勇的八搭麻鞋穿上，妙絕。真正才子有此曲心曲筆，俗筆夢想不到。取了些銀兩藏在身邊，跨了一口腰刀，就拿了石勇的短棒，妙絕。酒食都不肯露唇，便出門要走。燕順道：「哥哥，也等秦總管、花知寨都來相見一面了，去也未遲。」定少不得。宋江道：「我不等了。我的書去，並無阻滯。石家賢弟自說備細，可爲我上覆衆兄弟們。可憐見宋江奔喪之急，休怪則個。」宋江恨不得一步跨到家中，飛也似獨自一個去了。一路寫宋江部署衆人投入山泊，讀者莫不拭目洗耳，觀忠義堂上晁、宋二人如何相見也。忽然此處如龍化去，令人眼光忽遭一閃。奇文奇格，妙絕，妙絕。

且說燕順，同石勇只就那店裏吃了些酒食點心，還了酒錢，却教石勇騎了宋江的馬，一雙八搭麻鞋，一條短棒，却換了一匹馬，妙筆。○宋江奔喪回去，須要隨身短棒及八搭麻鞋，便記得石勇身邊有，宋江回去後，便記得宋江馬空了。只此記得，豈他人所及哉！帶了從人，只離酒店三五里路，尋個大客店歇了等候。次日辰牌時分，全夥都到。燕順、石勇接着，備細說宋江哥哥奔喪去了。衆人都埋怨燕順是，定少不得。道：「你如何不留他一留？」石勇分說道：「他聞得父親沒了，恨不得自也尋死，如何肯停脚？巴不得飛到家裏。寫了一封備細書札在此，教我們只顧去。他那裏看了書，並無阻滯。」花榮與秦明看了書，與衆人商議道：「事在途中，進退兩難。是。回又不得，是。散了又不成，是。只顧且去。是。還把書來封了，是。○方始封書。都到山上看；那裏不容，却別作道理。是。」○數語定少不得。九個好漢並作一夥，帶了三五百人馬，漸近梁山泊，來尋大路上山。

一行人馬正在蘆葦中過，只見水面上鑼鼓振響。衆人看時，漫山遍野都是雜彩旗旛，寫得精嚴之極。【眉批】此一節是山泊關防嚴密。水泊中棹出兩隻快船來。當先一隻船上，擺着三五十個小嘍囉。船頭上，中間坐着一個頭領，乃是豹子頭林冲。精嚴之極。背後那隻哨船上，也是三五十個小嘍囉。船頭上，也坐着一個頭領，乃是赤髮鬼劉唐。精嚴之極。前面林冲在船上喝問道：「汝等是甚麼人？那裏的官軍，敢來收捕我們！教你人人皆死，個個不留！你也須知俺梁山泊的大名！」花榮、秦明等都下馬，立在岸邊答應道：「我等衆人非是官軍，有山東及時雨宋公明哥哥書札在此，特來相投大寨入夥。」林冲聽了道：「既有宋公明兄長的書札，

且請過前面，到朱貴酒店裏。寫得水泊精嚴之極。先請書來看，却來相請廝會。精嚴之極。」船上把青旗只一招，何等精嚴。蘆葦裏棹出一隻小船，妙。內有三個漁人，一個看船，妙。兩個上岸來，妙。說道：「你們衆位將軍都跟我來。」水面上那兩隻哨船，一隻船上把白旗招動，何等精嚴。銅鑼響處，兩隻哨船一齊去了。何等精嚴。一行衆人看了，都驚呆了，說道：「端的此處官軍誰敢侵傍！我等山寨如何及得？」

衆人跟着兩個漁人，從大寬轉，表出八百里。直到旱地忽律朱貴酒店裏。朱貴見說了，迎接衆人，都相見了，便叫放翻兩頭黃牛，富貴氣象。散了分例酒食，討書札看了。精嚴。先向水亭上放一枝響箭，射過對岸，蘆葦中早搖過一隻快船來。朱貴便喚小嘍囉分付罷，叫把書先賚上山去報知；精嚴。一面店裏殺宰豬羊，富貴。管待九個好漢，把軍馬屯住在四散歇了。看他極寫精嚴，深表泊中有人。○雖有宋江手書，然或恐官府嚴刑逼寫，假作投夥而圖我者有之，把軍馬屯在四散，真經濟之才也。

第二日辰牌時分，只見軍師吳學究自來朱貴酒店裏迎接衆人。又用「軍師自來」。一個個都相見了。叙禮罷，動問備細，何等精嚴。然後二三十隻大白棹船來接。何等精嚴，何等富貴。吳用、朱貴邀請九位好漢下船，老小車輛、人馬行李，亦各自都搬在各船上，前望金沙灘來。上得岸，松樹徑裏，衆多好漢隨着晁頭領，全副鼓樂來接。富貴。晁蓋爲頭與九個好漢相見了，迎上關來。各自乘馬坐轎，富貴。直到聚義廳上，一對對講禮罷。左邊一帶交椅上，森然。却是晁蓋、吳用、公孫勝、林冲、劉唐、阮小二、阮小五、阮小七、杜遷、宋萬、朱貴、白勝。恭喜白勝



已早在此。那時白日鼠白勝，數月之前，已從濟州大牢裏越獄，只須二字。逃走到山上入夥：皆是吳學究使人去用度，救他脫身。右邊一帶交椅上，森然。却是花榮、秦明、黃信、燕順、王英、鄭天壽、呂方、郭盛、石勇，列兩行坐下。中間焚起一爐香來，各設了誓。當日大吹大擂，殺牛宰馬筵宴。一面叫新到火伴廳下參拜了，自和小頭目管待筵席。何等精展，何等富貴。收拾了後山房舍，教搬老小家眷都安頓了。

秦明、花榮在席上，稱贊宋公明許多好處，清風山報冤相殺一事，衆頭領聽了大喜；後說呂方、郭盛兩個比試戟法，花榮一箭射斷絨縑，分開畫戟。晁蓋聽罷，意思不信，口裏含糊應道：「直如此射得親切？」改日却看比箭。」當日酒至半酣，食供數品，衆頭領都道：「且去山前閑玩一回，再來赴席。」當下衆頭領相謙相讓，下階閑步樂情，觀看山景。行至寨前第三關上，只聽得空中數行寶鴻嘹唳。花榮尋思道：「晁蓋却纔意思不信我射斷絨縑，何不今日就此施逞些手段，教他們衆人看，日後敬伏我？」【眉批】此一節是花榮試箭。把眼一觀，隨行人伴數內，却有帶弓箭的，妙筆。花榮便問他討過一張弓來。在手看時，却是一張泥金鵲畫細弓，正中花榮意。花榮妙箭，安肯以尋常之弓試哉？文人所以必用妙筆，美人所以必須妙鏡也。急取過一枝好箭，弓詳箭略。便對晁蓋道：「恰纔兄長見說花榮射斷絨縑，衆頭領似有不信之意。遠遠的有一行雁來，花榮未敢誇口，這枝箭要射雁行內第三隻雁的頭上。此處一句，後分作二句，只是隨手成文。射不中時，衆頭領休笑。」花榮搭上箭，拽滿弓，覷得親切，望空中只一箭射去，果然正中雁行內第三隻，先寫前之半句。直墜落山坡下。急叫軍士取來看時，那枝箭正穿在雁頭上。次